

违规穿越无人区 驴友失联近仟月

刘银川进入西藏羌塘无人区,原计划最迟1月1日走出;救援人员至今仍未发现其踪迹

84天过去了,还是没有刘银川的消息。

这名30岁的徒步爱好者,自2017年10月23日进入西藏羌塘无人区后,失联至今。

他要在60天穿越羌塘、可可西里和阿尔金山三大无人区。“若未能在12月20日出来,就请再耐心等待10天。我有唯一的信念,坚持活着!”

警方分析,刘银川准备的物资,不足以支撑他完成此次徒步。警方已搜寻至西藏、新疆、青海三省交界区域,目前仍无消息。

虽然当地严禁非法穿越活动,但仍有不少人来此探险。“很多人对无人区缺乏认识,抱有侥幸心理进入,一旦出事,将危及生命。”当地警方介绍。

违规进入无人区

84天前,刘银川到达徒步之行的起点——西藏西北部的那曲地区双湖县。

他打算从这里进入羌塘无人区,然后一路向北,途经可可西里和阿尔金山无人区,最终到达青海西北部的花土沟镇。

公开资料显示,羌塘位于西藏北部,是我国第一大也是平均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。这里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的代表地区,不仅有星罗棋布的湖泊、空旷无边的草场、雪山和冰川,还有众多濒危野生动植物。

根据刘银川的行程规划,线路总长1504.788公里,最高海拔5429米,平均海拔4794米。他计划以7.42公里的平均时速,用60天左右徒步完成。

他花了几千块钱,买了20斤牛肉干和10斤奶贝作为旅途中的全部补给。另外还准备有可抵御零下20℃的1.8千克羽绒睡袋、硅胶雪地帐篷、高筒徒步鞋、45瓦的太阳能充电板、地图软件导航等30斤的装备。

2017年10月23日这天,刘银川像往常一样,发了条朋友圈报平安:“这可能是最后一次(发)朋友圈了,如果成功,我们两个月后见!”

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不顺利,刘银川在进入羌塘无人区时遇到了问题。进入许可证只限两天内能往返的自驾游客,徒步进去不出来的不能办理。“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,逃!用逃票的方式进入。”他在朋友圈提到。

双湖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向强(化名)介绍,从双湖县去无人区唯一的旅游路线,就是走90多公里长的土路去冰川,去的话要到林业局办证。

“从双湖县去冰川的路上,我们专门设有一个检查站。如果发现企图逃票的,就将其遣返,或交由森林公安处理”。向强分析,很有可能是因为这地地广人稀,刘银川绕路避开了检查站。

刘银川没有走那条土路,而是按既定线路向外绕道几公里。他表示,希望不要被遣返,“过了冰川一切就顺利了”。

此后,他的朋友圈再也没有更新过。超出约定好的最迟时间2018年1月1日,仍未见他从无人区走出。

风沙、大雪与沼泽

羌塘无人区一直被视为“生命禁区”。这里海拔在四五千米,最高达6500米,常年覆盖有积雪。进入冬季,白天紫外线强,夜里低于零下30℃,风沙很大,此外山地、砂石路较多,交通不便。

刘银川的弟弟刘佳说,哥哥每小时平均走7.4公里,一天下来也就二三十公里。

“想着他是徒步,我们开车应该会很快赶上。”向强介绍,1月3日开始寻找刘银川,双湖县公安局联合林业局的森林公安,派了10个人两台车出发去无人区。

他们沿着刘银川拟定的徒步路线展开搜寻,走过那条唯一通向无人区的90多公里土路后,便全是没有开发过的高山和冰川。

“那几天下着雪,很大,我们一直找到多格错仁(距双湖县约50公里)。”警方介绍,第一晚没有帐篷,基本在外露宿或车里休息。搜寻队员使用的车辆多是烧柴油,在低温下发动困难,到了6日晚上,车辆突发故障,只能返回。

8日中午,7名民警以及3辆民间救援车辆、6名救



2017年10月,刘银川为进入西藏羌塘无人区做准备。

援人员,再次出发寻找。此次搜寻过程中,雪化后形成一些沼泽地,车子很容易陷进去。

从多格错仁开始,搜救队员们扩大范围,向周围“扇形”向北推进。向强担心,刘银川出发前准备的30公斤食物和睡袋等装备,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此次徒步。“食物不是很足,加上无人区夜间气温非常低,担心他的睡袋不足以御寒,会出现失温等状况”。

此外,为避免进入无人区因没有通信信号失联,前往冰川的游客会被建议配备卫星电话,最好驾驶越野车,但刘银川都不具备。

“最困难的是无人区没有通信信号,他又没带卫星电话,具体位置掌握不了”。向强说,再加上无人区地广人稀,冬季气候不好,搜救着实困难。

搜救人员也是隔几天反馈一次情况。目前,第二轮搜寻队员已行进到西藏、新疆、青海三省交界的鲸鱼湖附近,但仍然没有刘银川的消息。

临时改变的路线

刘银川原本是想趁着下雪走新藏公路的。“走公路的话,没什么危险,主要是考验毅力。但他的边防证过期了,新的又没办下来,便临时改变计划,从双湖县穿越无人区。”徐海说。

徐海是湖南长沙一家书店的老板。2015年12月,刘银川来书店应聘。“他来工作之前,就说好不久后要徒步走川藏线,一来一回就是一两个月。”徐海说,自己平时也爱在各地自驾,两人兴趣相投,一拍即合。

两年来,刘银川近一半的时间都在徒步。他自称“旅人”,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名:刘夏。

刘银川的女友曾静(化名)说,这寓意着“生如夏花”:惊鸿一般短暂/如夏花一样绚烂/我是这耀眼的瞬间/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。

美景与危险并存。一位在羌塘待了一周最终撤出的网友表示,无人区并不是字面上的“无人”,里面完全没路,所有的液态水都冻成冰,几乎每天都要涉过冰面,一天陷车七八次是常事。遇到暴风雪,数米外的人都难以分辨,还有野兽出没。在高寒缺氧的地方负重几十斤,全程没有任何信号和补给。

去年10月,刘银川和徐海在拉萨道别。徐海表示,刘银川此次徒步穿越无人区,有些仓促和鲁莽。虽然他发朋友圈说准备充足,但毕竟是第一次,还是一个人,准备的还是不够。

除了徒步,刘银川最爱的便是养花,尤其是郁金

香,他还对徐海说:“春节我会回到书店,好好去伺候那些花。”

步入危险之地

“我不知道羌塘是这么危险的地方,之前问他,他也没说得很详细,然后就转移话题。”曾静回忆,男友出发前,曾谈过穿越无人区的想法。

从2010年开始徒步,刘银川的大部分时间在徒步、探险,其他时间则去打工挣钱换装备。曾静很想让他安定下来,但看得出男友明知有危险,仍乐在其中。

刘银川的父母也希望孩子能安定下来,有个固定的工作。

刘佳说,哥哥虽然很孝顺,但在徒步这件事上不愿妥协。“在他看来,每个人都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,只是所选道路不同。而他恰好爱上了徒步,很执着的那种。”

两难之间,关于徒步的事情,刘银川便选择不向家人细说。再往后,更新朋友圈成了他“报平安”的一种方式。按刘佳的看法,哥哥爱上徒步,与一次受挫有关。

刘佳回忆,大学毕业后,刘银川筹了十几万,与朋友一起做生意。“那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,但没想到的是,对方把客户资料偷偷转走,导致店直接关门,钱都赔进去了。”刘佳说,从小到大未曾接触过徒步的哥哥,此后开始喜欢徒步。

有次一家人都在,刘银川找个买烟的借口出门。几个小时后,他就从丹江口走到武当山山顶上了。“说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,他兜里就20块钱,两地隔了100多公里,坐车根本不够,再加上武当山还有4000多米高。”

旅途中,有时是沼泽地,蚂蟥爬得到处都是;有时会见灵芝,吃个“野味儿”;有时是牦牛的骸骨,还有羚羊角;野驴、藏羚羊、野兔、狼、湖泊、草原、沙地、星空……“他说喜欢沿路的风景,一个人在路上的感觉,自由自在。”刘佳告诉探员。

去年10月和徐海分别后,刘银川来到拉萨,为此次穿越无人区做准备。10月23日,他坐上了前往双湖县的班车。

危险与搜救

“选择冬季进入无人区的几乎没有,刘银川是个例外。”双湖县公安局工作人员介绍,来旅游最好是九、十月份,一是避开夏天雪化多沼泽,二是赶在暴风雪前。

但是,因为海拔高气温低,游客还是多选择夏天来这里自驾游。“每年这时候,我们发动搜救的次数最多,情况主要是车子陷进沼泽地。”向强讲述。

他提及,有次在搜救陷入沼泽地的车辆时,救援车辆仅行进了五六百米,便陷入沼泽十几次。后来遇到一个大湖,车辆无法过去,便联合附近民警避开湖泊,从另一方向展开搜救。

搜寻刘银川的这几天,双湖县警方发动各科室民警,轮流交替进入无人区寻找。警方表示,因搜救还在进行中,成本目前无法估计。

不仅如此,如遇突发恶劣天气,搜救人员自身也面临危险。向强介绍,考虑到队员的身体状况,外出搜救最多七天。除携带食物外,还要额外准备装有几百公升燃油的车辆,以及卫星电话、钢丝绳、铁锹等。

事实上,早在2015年,新疆、青海、西藏就联合发布,禁止一切单位或个人进入阿尔金山、可可西里、羌塘三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的公告。

“不要觊觎羌塘无人区的美,非法穿越将承担严重后果。”西藏公安厅网络安全总队官方微信公号表示。

2017年5月,西藏林业厅再次重申,并发布《关于禁止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非法穿越活动的公告》,其中提到,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,严禁在羌塘组织或进行非法穿越活动,严禁通过羌塘向阿尔金山、可可西里进行非法穿越活动。如进入均为非法穿越,一经查处将追究刑事责任。

向强介绍,仅双湖县面积就有12.9万平方公里,羌塘地区更是达40多万平方公里,相当于20多个北京市的面积。徒步穿越,意味着要面临高寒缺氧、涉水过冰、失温迷路、暴风大雪、野兽出没、没有信号和补给等风险。

“很多人对无人区缺乏认识,抱有侥幸心理进入,一旦出事,将危及生命”。向强还记得,三四年前也有一名驴友进入无人区后失联,搜救至今仍未找到。(据《新京报》)